

红色文件 4: 革命冒险主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 (下)

原创红色文献翻译 红色文献翻译 2019-12-07

红色文件 4: 革命冒险主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 (上)

红色文件 4: 革命冒险主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 (中)

政治挂帅

我们应该从黑豹党的错误(以及他们的成就)中吸取教训。首先,我们必须以广大工人为基础,认识到黑人和其他第三世界工人的先锋作用。我们的斗争形式和发展战略,主要应当以总结工人阶级的斗争为基础,在各阶层人民中,特别是在失业的黑人和棕色人种中,促进最先进的工人的实践上和思想上的领导。

我们的情况与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提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情况有一点不同。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最亲密的盟友,主要的革命后备力量,不是“农民群众”,而是城市工业中心的失业群众,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黑人和棕色人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南方农村的农民(佃农),或者是南方和中西部贫穷的小农。但在过去30年里,工业的发展和农业机械化使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离开了土地,进入了城市(也使少数人变成了农村无产者、农民工)。但是帝国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发展把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都提到了最高的水平,却没有为这些人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造成了大量——几百万人——的永久失业。

美国革命的主要后备力量是失业工人而不是农民和贫农的事实既有利又有弊。其弊端在于俄国革命时期形成的工农联盟,推翻地主,把土地分给无地者、佃农和自耕农作为革命联盟的基本程序发展不起来,因为它不符合这些受压迫的人的具体情况和需求。我们将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发展这样一个程序。其益处在于这些失业群众同无产阶级生活在一起,受到同样的机构——医院、学校、政府机构、警察——的压迫,因此可以直接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从长远来看,其益处比弊端更为重要。

已经有受雇佣和失业的人在这类斗争中团结起来了。我们的任务是总结这些斗争,把它们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促进无产阶级及其共产主义组织(最终是共产党)在这些斗争中的领导。武装斗争必须成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黑人和棕色人种的武装自卫必须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个层面进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军队暗杀警察、攻击警察局

或者其他目标也许是正确的。但这些不会是持久游击战的行为，游击战的主要价值是军事(长期消耗过程的一部分)；而有利于发展群众政治斗争的行为，才具有主要政治价值。这一点，对于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建设，都是普遍的。

由于(一段时间内)主要的斗争形式是群众的非军事工作，武装斗争的目的是支持非军事斗争，所以军事工作必须与主要的组织形式分开进行。我们的组织必须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队伍，而不是把自己变成游击队，或者成为人民军队的雏形，或许尝试两者兼而有之。

正确的做法是在主要干部队伍之外建立独立的军事机构，进行军事工作。这正是布尔什维克所做的。他们在党的政治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军事部门。在起义前时期(1905年以前)，这一机构主要由少数战斗小组组成，由“服过兵役的或者特别强壮和灵巧的工人在游行示威、越狱等等时协助工作。”(《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列宁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注释②)。

这也是中国人所做的。许多党员在人民军队中工作，但其他干部在根据地(国统区)中有政治组织的任务。(这在《翻身》中有描述。)对中国人来说，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军队是主要的组织。对于布尔什维克——以及今天的美国——来说，政治斗争是主要的，群众组织是主要的工作场所。对中国人来说，军事和非军事工作都是公开的(除非在国民党地区的非军事工作)。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大部分政治工作和所有军事工作都是非法的。在美国，情况基本上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只是在目前，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是合法的。这使得非法军事工作与合法政治工作的分离更加重要。

《城市持久战》的军事战略不以推动工人阶级政治运动为革命运动的首要因素为原则。它没有认识到，随着美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和加剧，革命运动将发生质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工人组织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共产党，它具有作为革命领袖的应有地位。列宁是这样描述1905年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革命运动对俄国农民的影响的：在过去的50年里，俄国农民多次起来反抗地主，杀死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暂时)剥夺了他们大部分的土地：

“他们(中间等级的知识分子)发扬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以自己英勇的、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震惊了全世界。毫无疑问，这些牺牲并不是枉然的。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以后俄国人民的革命教育。但是，他们的直接目的，即唤起人民革命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且也不可能达到。

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达到了这个目的。只有蔓延全国的群众性罢工浪潮，加上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痛教训，才把广大的农民群众从沉睡中唤醒。‘罢工者’这个词在农民中间获得了新的含义：它的含义同叛逆者、革命者之类的词相近，而这以前是由‘大学生’这个词来表示的。但是，‘大学生’属于中等阶层，属于‘有学问的人’，属于‘绅士’，所以他们对于人民是异己的。相反，‘罢工者’来自民间，本身也是被剥削者。”（《关于 1905 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322 页。）

这与我们今天的斗争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工人的革命斗争又将如何激励和鼓舞美国广大失业人民采取行动呢！

但是，《城市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把事情颠倒过来了。它推动失业者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的领导。无论这篇文章用了多少次“群众”或“群众斗争”这两个词，它都没有指出要建立群众运动。为什么？因为它试图把围绕枪杆子组织的战略，把军事斗争放在首位，应用到帝国主义美国的情况中去，而这种战略是不能应用的。毫无疑问，该报告首先从军事的角度评价了一切：

“……革命力量只有在遇到反革命暴力(重点是我们标注的)时才能生存和发展……革命的共产党要成为斗争的总参谋部，其战斗部队——**红军**，则要成为主要和必要的武装力量，组织为此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一个可以使红军成长的战斗核心；（2）一群可以训练并给予其他集团、战斗单位、群众指导的军事干部（3）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同一机构？——革命联盟）；（4）获得群众的信心与信任的群众干部……”（重点是我们标注的）

统一战线军事战略必须以全面总结各方面的实践和潜在作用为基础。必须根据长期城市游击斗争的需要来评价它们的长处和短处。

只有犯了把军事因素作为首要因素的严重错误，文件才会有可能暗示，黑人叛乱的程度比 1905 年的俄国革命“更高”。“更高层次的斗争”的问题——这在我们的条件下意味着什么——在本组织的某些方面被误解了，正确理解这一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认为黑人起义——没有政治计划或领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起义——比 1905 年的俄国革命处于更高的水平，只有在以破坏的程度或造成的“物质损害”标准来衡量斗争的程度才有意义。但是，“物质破坏”或“物质斗争”（正如文件所说）与革命关系不大，尤其是在我们的条件下。

即使从纯军事的角度看，1905 年的革命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在莫斯科起义中，街垒设置了起来，起义者使用了机动战术，8000 名工人进行了有组

织的武装斗争，有大批士兵参加。但更重要的是，1905年的革命是在经历了为期一年的经济和政治罢工之后发生的，罢工涉及数百万工人以及广泛的农民起义、民族解放斗争和沙皇武装部队的叛乱。最重要的是，1905年的革命是由最具阶级意识的工人发起的，他们的目标是直接夺取国家政权。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场比1964-1968年黑人起义“更高层次”的斗争。把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意味着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这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的任务，军事战术的运用，必须看它对中心任务的贡献如何。



但这篇《城市持久战》文件却暗示了相反的意思，即使是直接谈到工人阶级斗争时也是如此。报告指出，“去年美国发生的数千起爆炸事件中，有三分之二发生在生产现场的劳动斗争中”，这是工人运动革命发展势头不断增强的一个迹象。爆炸事件的增加确实反映出工人们的好战情绪日益高涨。但是炸弹和革命意识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炸弹是在劳工斗争中被投掷的，其中许多是由更有特权的工艺工人(例如印刷工人)投掷的。就连最初的工人贵族之一塞缪尔·冈帕斯也曾参与了一段时间的爆炸案。但是这些劳工斗争，甚至包括他们的炸弹袭击，都没有达到同一时间或在大萧条时期(如弗林特罢工)的许多罢工那样的高度，而这些罢工没有使用炸弹或枪支。

后几次罢工之所以处于“较高的水平”，是因为工人的要求和他们的意识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要大得多——即使他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和苏联中央委员会指出，十九世纪60年代的起义，工人捣毁机器并烧毁工厂以表达他们对剥削的愤怒的自发叛乱，其程度远远低于1890年的有组织的罢工，这种罢工并没有破坏财产，而是有组织的，及时有效的，并提出了一套团结工人的具体要求。

是群众的觉悟、他们对斗争的认识以及他们的斗争意愿和斗争决心，而不是暴力和破坏的多少，决定了斗争的程度。再说一遍：在发展全面的政治斗争中，炸弹、子弹和其他东西也许是有用和必要的，但是，在实际起义之前，它们总是次要的，是对政治斗争的支持。

这篇文件对待更高层次问题的方式和一般对待战略问题的方式是一样的：它使物质条件——建筑物的高度、街道的设计、人口密度、破坏程度——成为了决定性因素。它歪曲了恩格斯关于枪支发展和欧洲资产阶级策划的城市设计变革的论述。它在事实上正确地总结了恩格斯的同时在政治上对恩格斯的引用是一种曲解。关于这一点，我们不打算详细地引用这篇文件，而只是对它进行总结。（同志们如果想阅读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创著作，可以在《反杜林论》的“暴力论”章节和恩格斯关于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论中找到）

简要地说，文章对恩格斯总结如下：随着枪支技术的发展，它可以精确地瞄准单一目标——这一过程花费了几个世纪——在两支静止的，甚至是移动的部队之间进行公开的战争变得不可能了。因此，在19世纪上半叶，街垒战成为了战争的手段。与此同时，欧洲城市的工人阶级地区杂乱无章，分布狭隘、尽头、街道和小巷中。“因此，街垒和巷战对于工人及其盟友非常有效。”

但是，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机关枪和火炮发展起来了，它们的弹药需要大规模生产，而这是由工人来完成的，但子弹被交到了资产阶级手中。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把旧的工人阶级贫民窟夷为平地，代之以笔直的长街。这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用报纸上的话来说，“资产阶级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能力，使恩格斯得出的‘旧时的反叛，街垒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的结论。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完全排除武装革命的可能，也没有排除街头巷战的可能。他是这样分析情况的：

“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事实上，恩格斯的结论是，用街垒巷战的方法，让少数工人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说，在那之前，有阶级意识的少数工人有可能掌权，然后在政治上赢得大众的支持。现在，社会主义者越来越认识到，他们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除非他们首先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

法国），既农民。在法国，缓慢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也被认为是该党最紧迫的任务。现在的问题是在工人和最广大的被压迫人民中间建立群众运动。这不可避免地迫使统治阶级发动对人民运动的攻击——这将攻击更大一部分人民，然后发动反击以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现在更重要的是在敌人的武装力量内部进行宣传，争取尽可能多的士兵，使不可避免的武装斗争能够成功。（参见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恩格斯说，军备和建筑的变化使无产阶级在战术上发生了必要的变化。但恩格斯强调的重点是，革命运动必须具有更多的群众性，合法的、非军事的工作时间必须更长（这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正确的）。因此，当这篇文章说“1905年的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并通过歪曲列宁对1905年革命的一些军事策略的评论，试图为旷日持久的城市游击战奠定基础时，它彻底扭曲了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贡献。事实上，这篇文章最糟糕的曲解之处在于，它试图用列宁关于1905年革命的著作来为其“城市持久游击战”的错误路线辩护。



俄国革命的教训

首先，该文件引用列宁的话：“总罢工作为独立的和主要的斗争形式已经过时。”（《莫斯科起义的教训》，《列宁全集》第13卷）是的，但是该文件没有告诉我们，列宁的意思是在起义时期它已经过时了。此外，列宁的意思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点（1906年年中），它作为“独立的和主要的斗争形式”已经“过时”了，因为当时预计会出现一场新的大起义。即使在1906年中期，它作为一种从属的、次要的形式也没有过时。关键是，在俄国革命最激烈的时期，要求举行的大罢工，必须是一场全面的、全俄大规模起义的直接前奏。这就是列宁的意思，同志们可以通过仔细阅读《莫斯科起义的教训》来说服自己。

总罢工与起义的真正联系，与这篇文章歪曲的引用所暗示的恰恰相反。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的第 77 和 78 页写道：

“为要引导群众去实行起义，并使起义本身成为全民的起义，列宁认为必须向群众提出这样的口号，必须向群众发出这样一种号召，实现这种口号和号召能充分调动群众的革命主动性，组织他们去举行起义而瓦解沙皇的政权机构……他认为这样的口号就是：

(1) 采用‘群众政治罢工……这种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进程中都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就是采用群众性政治罢工，采用政治总罢工，这种罢工后来在革命进程中对群众起了极大的革命动员作用。这是无产阶级手中一种新的很重要的武器，是从前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中未曾有过而后来得到了大家公认的武器。”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列宁坚持认为，在起义时期，即使是总罢工，也必须完全服从军事活动。但是，在起义以前，或者在起义失败以后，当非军事工作重新成为主要工作的时候，总罢工作为一种独立的和主要的斗争形式，并没有过时。

接下来引用列宁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中的两句话同样被扭曲：

“仅仅根据人们对政治口号的态度来划分派别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人们对武装起义的态度来划分派别。谁反对武装起义，谁不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就应该毫不留情地把他从革命队伍中驱逐出去，驱逐到革命敌人那里去，驱逐到叛徒或懦夫那里去，因为事态发展的力量和斗争局势将迫使我们按照这一标志来分清敌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这个战术（1905 年革命采用的新战术）就是游击战争的战术。

这种战术所要求的组织，是一些机动的、人数很少的队伍，可以由十人、三人甚至两人组成。现在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一听到什么五人小组或三人小组，就嘻嘻一笑。但是，这种嘻嘻一笑，不过是回避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巷战所提出的战术和组织的新问题的一种最廉价的办法。”

我们先来第二段引文。列宁在谈到“游击战争的战术”时，又一次提到了起义中的战术。他所描述和提倡的与“城市持久战”的论点毫无关系。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在起义发展之前，在起义被彻底打败之后（1905 年以前和 1907 年以后），列宁都没有说过要使用这种战术。这让我们回到了之前的引

文。是的，当争夺国家权力的武装斗争成为当今的问题时，任何不积极参与的人都确实是叛徒。但是把列宁的这句话用在美国的现状上是完全荒谬的。在1902年、1903年或1904年把这句话套用到列宁身上，就等于指责他是叛徒或懦夫。正如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说：“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这些引言的使用仅仅是为了将战略和战术完全运用到必要的和正确的条件、时间和地点之外。它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没有物质的或历史的根据，也没有辩证的方法。

这两句引文后面跟着几句话，它们都属于同一范畴，而且在这句话之前还有一句反讽的话：“希望以下引文将引起深入研究。”是的，希望这一整篇“军事”论文及其所代表的路线，将使其作者和我们组织中的每个人进行更多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列宁在1905年至1907年这一时期的著作，而且还有俄国革命的历史(列宁的著作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是第三章，关于1905年，这会是一个好的开始)并且还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如果这发生了的话，该文件将至少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深入研究这类问题，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革命在本质上必须遵循俄国革命的一般发展模式，也就是说，要经过长期的以非军事斗争为主的斗争，从而导致武装起义。这只能产生一个结论，即本组织必须建立在与布尔什维克党相同的原则之上，在这一时期必须把政治(非军事)工作作为其主要活动。

在某些方面，我们刚才概述的立场被称为“修正主义”或“社会和平主义”。对此，我们有两件事要说：(1) 我们所概述的是列宁和毛泽东对共产主义者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所起作用的立场；(2) 在此前提下提出修正主义幽灵的人，此时可能还不了解修正主义的主要危险。确实，修正主义者否认用武装斗争推翻国家的必要性，而且他们一般不支持群众的武装斗争。修正主义的一个主要方面始终是它试图把一切斗争限制在制度的合法的、既定的渠道之内。

但是，这往往不是针对少数“游击队”的武装行动，而是针对群众的政治斗争。例如，共产党试图把休伊·牛顿的辩护仅变成一场法庭上的法律之战，依靠的仅仅是技术娴熟的律师，而不是普通民众。修正主义对统治阶级的主要作用是防止人民群众独立于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进行组织和活动，防止他们超越资产阶级秩序所认为的“合法”的界限；防止他们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认识真正的敌人，团结真正的朋友来攻击和击败敌人。



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修正主义只能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打败，而不能被从学生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引进来的冒险主义打败。事实上，最近小资产阶级恐怖主义的一个最具破坏性的影响是，它给修正主义的某些先进的工人阶级成员和其他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带来了一些可信度。与冒险主义者相比，修正主义者似乎至少有一种现实感。因此，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工人阶级运动的责任。

列宁在《怎么办？》中写到共产主义组织必须由职业革命者组成，他们比秘密警察更擅长于他们的工作。他说的不是准军事组织。他指的是共产主义政治工作，这在1902年的俄国是完全非法的。为了完成这项工作，需要一个“密谋”组织。但是，与警方的斗争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主要工作。在《怎么办？》中，列宁接受了经济主义者的反对：工人本身，在他们的群众中，工人本身最适合与警察作战。是的，列宁同意，这是真的。但是，他补充说，我们谈论的是秘密警察、政治警察，而不是普通的宪兵（“红色小分队”，而不是“战术小分队”）。

在《怎么办？》整本书中，没有一处提到军事战略——尽管这本书写于1902年，距俄国第一次革命只有三年时间。这本书是专门针对所有“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而写的。当时，夺取国家权力的军事战略根本不是这些紧

迫问题之一。1905年至1906年，由于群众运动(以及俄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发展到革命阶段，这个问题变得十分迫切，列宁将它作为一个中心任务。

而1905年革命的失败与缺乏军事准备无关——如果我们相信布尔什维克自己的话。1938年写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列举了1905年起义失败的六个原因：(1)布尔什维克尚未赢得农民的领导；(2)沙皇的军队，主要由农民子弟组成，没有充分地投奔革命；(3)工人阶级中比较落后的部分——在小生产中的工人，特别是小城镇和乡村的工人，直到1906年才参加革命，当时先进的部分已经被削弱了；(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没有统一，而是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5)沙皇专制政权得到法国的财政支持，并得到德国皇帝武装援助的承诺；(6)1905年9月，沙皇和日本签订条约，结束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这巩固了沙皇的地位。

列宁1905年以前处理备战的问题的方式为我们今天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尽管俄国的运动在1900年比我们今天的运动发展程度高得多。1902年10月，他写了一篇一页纸的文章《关于游行示威》，是对一封提出在示威活动时武装工人分遣队问题来信的答复，列宁说：

正因为这个向武装街头斗争过渡的步骤非常“残酷”，而且“迟早难免”，所以只有**直接**领导运动的坚强的革命组织才能够采取而且必须采取这一步骤(《列宁全集》，第7卷，强调由原著做出)

列宁明确指出，开展武装活动的基础是建立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领导。与此同时，他建议更多地关注组织示威，在没有武装部队的情况下，以一种更有纪律的方式进行——这是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的**建议**。同年，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发生了一场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的党)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有3万名工人参加的群众罢工。警察击毙了几名工人，但直到沙皇政府从周边城市调出军队，罢工才被镇压。列宁在总结这场斗争时，没有把重点放在军事方面，尽管他指出这次罢工标志着工人阶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相反，他强调共产党必须继续在罗斯托夫罢工等斗争中发挥政治(非军事)作用：

在这类事件中，我们确已亲眼目睹反对专制政府的全民武装起义正在成熟，它已经不仅是革命者头脑和纲领中的思想，而且是运动本身必然的、实际上很自然的下一个步骤，是群众从俄国实际生活中吸取了宝贵教训和接受了出色教育，以至愤懑日益加深、经验日益丰富和勇气日益增大的结果。我讲了必然的和自然的步骤，现在来赶紧附带说明一下：除非我们一步也不偏离我们那日益迫近和已经面临的**任务**，即帮助这些已经奋起的群众更

勇敢、更齐心地进行斗争，派给他们不是两个，而是几十个街头演说家和领导者，建立能够指导群众的真正的战斗组织，而不是建立指导（假如说是指导的话）一些抓不住的个人的所谓“战斗组织”。自不待言，这项任务是很艰巨的，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把近来人们常常引用得很不恰当的马克思的话改动一下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个人暗杀和个人反抗“更重要”，比数百个清一色知识分子的组织 and “党派”更重要。（《新事件与旧问题》，《列宁全集》第7卷，强调由原著做出）

我们希望我们的观点到目前为止是清楚的。《城市持久战》的“军事战略”路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而是冒险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只能把我们引向死胡同，而且是危险的死胡同。毫无疑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想要制定一个推翻美帝国主义的计划，但是发明一个“军事战略”是行不通的。毫无疑问，他们真诚地坚持，他们不会以军事行动反对建立群众运动，而是作为建立群众运动的一部分。这正是列宁时代的社会革命党人所说的。而列宁称他们为“革命冒险主义者”，并要求共产党人“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当然是意识形态的战争。“我们号召采用恐怖手段，不是代替群众工作，而正是为了进行群众工作并和群众工作同时进行。”列宁引述社会革命党人的传单。他补充说：

“这句话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句话是用比其他字体大两倍的铅字排印的（当然，《革命俄国报》也采用了这种做法）。这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把“不是代替，而是同时进行”这句话用黑体字排印出来，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的一切论据、历史的全部教训马上就不存在了。”（《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六卷）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罗斯民粹派的更复杂的版本。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民粹派是一群试图将革命运动建立在农民的基础上，并利用恐怖主义的方法来推翻沙皇统治的无政府主义学生。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科学的有效性，否定无产阶级必要的先锋作用，甚至根本不承认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在民粹派名誉扫地、销声匿迹几年后，社会革命党人成为了一股政治力量。他们也以农民和恐怖主义为基础。但是，由于工人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要强大得多，他们口口声声拥护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他们甚至在无产阶级中间工作。但在实践中，他们未能对革命运动内部的力量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其路线的客观效果是否定和反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的主导作用（见《列宁全集》，第6卷和第7卷，他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党人的主要著作）。

我们认为，在《城市持久战》的“军事战略”中所代表的路线，是一年半前气象员派（the Weatherman。译注：指 Weather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 WUO, 地下气象员组织，活跃于 1960 年代末期和 1970 年代的美国激进左翼武装组织）路线的更复杂版本。气象员派成员完全否认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思想的重要性；他们以失业人员和小资产阶级青年为基础（讽刺的是，由于他们都是白人，他们以黑人和棕色人种失业人员为基础），以恐怖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方法为基础。当他们的路线和做法在革命运动的许多方面都受到怀疑（在我们的组织内部也完全受到怀疑）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路线，这种路线也以失业者和小资产阶级青年为基础，但口头上强调无产阶级的重要性，甚至涉及工人阶级的一些工作；它自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群众斗争，实际上是建立在冒险主义的基础上的，这种冒险主义只能导致脱离工人阶级。气象员派和这种“军事战略”的阶级观点都是小资产阶级的。

没有什么能比这个错误的经济分析更清楚地表明这篇“军事战略”文章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了。它将美国的经济称为“过度膨胀”，并认为这种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于它迫使……“我们消耗其疯狂的生产过剩，其大多数生产设施对我们的弊大于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破坏是正当的：“因此，破坏活动成为首先通过城市游击战展开持久战的战略的组成部分。”

但是，这是无产阶级对生产力的看法吗？他们认为生产力对我们是弊大于利的。最具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认识到生产力的巨大潜力，通过革命从资本主义剥削者手中解放出来，可以为社会主义和人民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提供物质基础。是无产阶级认为自己被迫消费了太多的垃圾商品吗？或者，无产阶级中被剥削最严重的部分，尤其是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垃圾商品”——而受苦？工人们想要更多他们生产的東西。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小部分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拥有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他们生活的需要，在颓废的帝国主义的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条件下，他们拒绝接受部分物质财富和随之而来的精神衰退。

作者声称这种所谓的经济“分析”描述了帝国主义的一种特殊情况，并将其与《共产党宣言》中对 19 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的描述进行了比较：

“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

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节《资产者和无产者》)

这些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则在今天的美帝国主义仍然有效。同样的危机还在重演。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这些严重危机时期，消灭一部分生产力，是资产阶级的策略。共产党应该采取什么战略？是破坏，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吗？不！是建立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治运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利用一切有利于群众运动的斗争，为武装推翻美帝国主义创造条件。

总结

总而言之：《城市持久战》的“军事策略”必须被抵制，因为它在政治斗争必须是主要，军事斗争是次要的且是支持政治斗争的条件下，提出要采取军事行动——“游击战”。这是危险的，因为一旦实施，它就将导致组织变成游击队，并将导致组织的破坏。它从根本上反对我们组织制定的反对帝国主义战略，这是我们斗争的正确路线。

我们必须坚持以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为基础，把工作集中在工人阶级中；在工人阶级中发展真正的联系，把工人的共产主义宣传鼓动和革命教育同工人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运用有利于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军事策略。在组织上，必须提高全体干部的理论水平，加强民主集中制，建立与群众运动政治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切形式的斗争所必需的工具。

具体地说，在军事方面：我们应该建立纪律严明的小队，能够在示威、罢工等活动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应该鼓励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之外发展一种机构，以便在正确的政治领导下采取必要的行动。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帝国主义武装力量内部，发展宣传鼓动，领导大兵的斗争，建立士兵和人民群众的团结。我们应该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武装革命暴力的必要性。我们应该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自卫组织，在工人中，特别是在黑人和棕色人种中。我们要坚持发展同志组织自卫能力等方针。

这些是可以执行的具体步骤，符合目前的斗争水平，是满足我们面前紧迫的政治任务所必需的。

尾注

[1] 这篇回应“军事战略”文件的作者犯了一个错误，与“军事战略”的作者一起接受了资产阶级媒体在开罗发生的这些事件的描述，事实上，那里的黑人组织了自卫。